

从功夫大师到尚气，从黄柳霜到杨紫琼：“美国亚裔影视热”真的存在吗？

如果连杨紫琼都只能演虎妈，主演的剧集还接连被取消，“亚裔影视崛起”到底是甚么？



2023年4月18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华裔演员杨紫琼在吉隆坡向支持者致意。摄：Annice Lyn/Getty Images

特约撰稿人 钱佳楠 发自洛杉矶

刊登于 2024-04-02

[# 华人离散](#) [# 美国社会](#) [# 华裔](#) [# 亚裔美国人](#)



这几年，很多人得知我是写小说的，又生活在洛杉矶，都会跟我说：“赶紧趁这一波亚裔影视热赚点钱。”

这个“亚裔影视热”似乎真实存在：在2023年的第九十五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奇异女侠玩救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这部用多重宇宙穿梭来反映华人移民家庭的“烧脑神片”揽下七座重要奖项，杨紫琼荣膺首位亚裔奥斯卡影后。在今年年初的艾美奖颁奖礼上，另一部讲述不同阶层亚裔当代人的生活困境的黑色喜剧《齧齧人生》（Beef）成了最大的赢家，黄艾莉（Ali Wong）成为艾美奖首位亚裔视后，美籍韩裔演员Steven Yeun获封视帝，他还不是第一位亚裔视帝，就在两年前，《鱿鱼游戏》的主演李政宰抢在他之前封帝了。

但对于那些“鼓励”我趁热赚钱的话，我的心情很复杂。看到荧幕上的亚裔人群不只是书呆子，功夫明星或者性感女郎，我当然感到欣慰，但我也知道大多数人看到了亚裔影视作品获奖的光线，并不知晓亚裔电视剧接连遭遇取消的现实：

改编自畅销漫画，汇聚包括杨紫琼、关继威（Ke Huy Quan）、吴彦祖等明星演员的电视剧《美生中国人》（American Born Chinese）在迪士尼流媒体平台播出仅一季，就遭遇取消。不再被续订的还有动作电视剧《唐人街战士》（Warrior），该剧改编自李小龙的原创概念，故事设定于1870年代的华人移民初来乍到的旧金山，磕磕碰碰的第三季（第二季就差点被取消）之后，被探索频道（Discovery Max）取消。就在3月初，才上映两个月，叫好又叫座的黑色幽默电视剧《孙家兄弟》（The Brothers Sun）遭到了网飞（Netflix）的取消，主演杨紫琼回应说“心碎了……很难理解为什么。”

亚裔影视真的全面崛起了吗？如果说只是出几部高质量的影视作品，得到美国主流文化界认可，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但获奖并不意味着成为主流，以上遭遇取消的三部剧中，有两部都由杨紫琼参与。获奖甚至也不意味着亚裔从此就告别白人眼中的有限的几个类型：影剧圈有所谓的“typecasting”，指演员演来演去只能是同一类的角色；而在《宋家皇朝》演过宋蔼龄、在《卧虎藏龙》演过镖师、在《昂山素季》演过缅甸民主运动领袖的杨紫琼，近年在荷里活制作演的母亲角色，却毫无例外都是“虎妈”。

我想，我们真正渴望的“崛起”，是荧幕上的亚裔人物来自不同阶层，文化，有着不同背景，和白人角色一样丰富多彩。这些亚裔人物有着自己的个性，不再在乎白人怎么看自己。依照这个标准，亚裔影视取得的进步仍然有限，而且进步的路上布满暗坑。

class="image">



2015年12月15日，马来西亚华裔演员杨紫琼（左二）出席电影《卧虎藏龙》新闻发布会。摄：Andy Wong/AP/达志影像

在美国写华人角色：被政治正确“纠正”的刻板印象

我在美国的爱荷华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以及南加州大学都参加过写作工作坊。主张政治正确的主流文化让高校录取的学生更加多元，以我所在的南加大博士班为例，除我之外的另两位小说作家一位是白人，一位是非裔，同一届的非虚构作家则有更多拉美裔以及性少数人士。当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聚在一起阅读彼此的习作，我们会对本族裔群体人物在他人作品中的呈现更加敏感。

在爱荷华的时候，有个白人同学写了一位英语说不好的亚裔老人邻居，就被喊作“种族主义者”。还有个男同学，因为小说里出现了一位不太爱说话，性格顺从的女性人物，就有女同学喊他是“男性至上主义者”。渐渐地，因为担心无意中得罪同学，每个人都只敢写本族裔的人物，如果自己的小说里出现了其他少数族裔的角色，我们尽量让他们充当正面角色。

但我们的做法其实避重就轻。单一维度的正面角色一样可以是危害无穷的刻板印象。就好比《格林童话》里那些善良美丽的公主，不夸张的说，白雪公主和睡美人没有任何区别。她们的存在是为了给小女孩灌输传统的性别观念：只有美丽，顺从的公主才能得到王子的营救，最后拥有幸福的结局。

同样的，荷里活影史上的那些亚裔刻板印象，是为了让叠加着性别、种族以及帝国的叙事变得顺理成章。例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裔演员黄柳霜（Anna May Wong）演的荷花：一个美丽，温柔的华裔女子，一天无意中救起漂在海上的美国男子，而后深深坠入爱河，其后被抛弃、独自抚养孩子但毫无怨言并希望男方带孩子去美国然后自杀。类似故事女主角的族裔身分可以随着美国在亚洲军事版图的扩大而更改：时而是日本姑娘（例如以《蝴蝶夫人》为原型的《樱花恋》），时而是“西贡小姐”（Miss Saigon）。中国姑娘荷花和《西贡小姐》里的越南姑娘金没有实质性差异，重复的类型暗示了一种性别化的国际秩序：东方是柔弱、愚昧的女性，西方是强大、开化的男性。美国对亚洲的军事霸占，其实是亚洲方面对美国无怨无悔的委身相许。

为避免强化刻板印象（得罪同学），写作班的同学还有另一种更聪明的操作，用“政治正确”来纠正刻板印象。几年前，我在南加大的夏季课程碰到过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小说写作者，她想写一个非裔的牛仔姑娘在19世纪路易斯安那州驰骋的故事。我当时就在想，美国南方历史的现实是否允许这样的人物出现？但是对于当今美国的小说界和影视界，这种顾虑或许是多余的，这样的人物才能真正打破“刻板印象”的偏见，宣告少数族裔没有被历史“噤声”。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裔演员黄柳霜（Anna May Wong）。摄：General Photographic Agency/Getty Images

当然，顶着时代错置的风险打破刻板印象的角色，在近年的影视作品中是存在的：2019年，讲述上世纪50年代犹太姑娘Midge探索脱口秀生涯的时代喜剧《漫才梅索太太》（The Marvelous Mrs. Maisel）来到了第三季，Midge的前夫Joel在纽约唐人街租下了便宜的店铺，开始经营自己的酒吧，也就此邂逅了华人地下赌场老板的女儿Mei。我觉得Mei的角色就是对黄柳霜的荷花以及龙女等刻板印象的纠正。饰演Mei的是华裔美国演员许玮伦（Stephanie Ann Hsu），在造型上，她与黄柳霜有几分相似，乌黑浓厚的刘海下映着一双用黑眼线放大的黑眼睛，这也曾是黄柳霜惊艳欧美的“中国娃娃”形象。但Mei的角色更像个现代女性，精通中英双语的她充当着父母和乔尔之间的商业代理，她对中国文化不卑不亢，大胆地拉着Joel跟着中国民歌翩翩起舞，而最后，当她意外怀孕，在结婚和去芝加哥做住院医师之间，她勇敢地选择了后者。换言之，遭到抛弃的不再是华裔女子，而是白人男性。

与梅索太太基于美国喜剧女王Joan Rivers不同，没有证据表明Mei的角色有任何历史原型，网上有人举到著名痛风症专家郁采繁（Tsai-Fan Yu）的例子，她于1973年被西奈山医学院聘为该院内科第一位女性正教授，但是她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数据显示Mei所在的年代少数族裔（更不要说少数族裔女性）入读美国医学院的人数非常少。

这个历史的注脚似乎对现代的影视观众不重要，重要的是，经过“纠正”之后的Mei因为多了一些维度，似乎更立体，也更具真实感了。诸如荷花和西贡小姐这样的亚裔女性往往装扮非常东方，而且过分性感，她们和白人男性之间的爱情，仿佛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困惑不解的观众只能相信那种吸引力来自身体的诱惑，而非两人精神上的相通。然而，在《漫才梅索太太》中，Mei和Joel起初只是房东与租客之间的纯工作关系，随着我们被Mei烈火般的性格所征服，我们也可以理解Joel为何会爱上她。这一点是人物塑造方面的进步。

然而，类似的“纠正”也在让新的亚裔女性类型变得合理。在近年的亚裔大片《奇异女侠玩救宇宙》、《熊抱青春记》（Turning Red）和《孙家兄弟》中，里面的母亲全是“虎妈”。和昔日的荷花和龙女不同，这些母亲不仅来自不同的阶层背景，而且被添加了一些炫酷的元素以区别于过去的刻板印象：《奇异女侠玩救宇宙》中的母亲顶着底层移民的经济压力，不敢走错一步，但也同时在异时空里扮演从红毯明星到性少数人士的新潮角色；《熊抱青春记》中的母亲则是因为家族和红熊猫解下不解之缘，红熊猫至少在低龄观众眼里显得超级可爱；而《孙家兄弟》中的母亲则隐藏着心狠手辣的黑社会过去，堪称女版“教父”。正因为这些人物的不同经历，不再像“荷花”或“西贡小姐”那样照搬“蝴蝶夫人”的故事，所以当亚裔“虎妈”这一共性角色霸占荧屏时，对于白人观众而言，这似乎不是新的刻板印象，而是亚裔人群的真相。

相对而言，政治正确对亚裔男性角色的“纠正”显得乏善可陈，可谓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直到本世纪初，诸如“被阉割”（emasculated；指被描写得毫无男性阳刚魅力）的男性以及功夫大师这些刻板印象仍然占据荷里活的大小荧幕，而且异域风情经常被无限放大：1996年高安兄弟的经典电影《雪花高离奇命案》（Fargo）里唯一的亚裔人物柳田是个猥琐怪人，是个连孕妇也要勾搭，却毫无性魅力可言的角色。2001年到2007年的“盗海豪情”系列（Ocean's Eleven, Ocean's Twelve, Ocean's Thirteen）中的小颜，特点是永远操中文，吃中餐，唯一的存在感来自于前专业马戏演员的灵活身姿（功夫大师的变种）。这些角色也是单一维度的，他们的行为没有合理的动机，柳田真的这么饥不择食？小颜不会英文，怎么跟其他大盗交流？所有解释不通的地方在白人观众眼里，或许就成了：亚裔就是这么怪咖。

正是因为以上这些角色泛滥成灾，才使得2018年美国电影《我的超豪男友》（Crazy Rich Asians）的上映成了标志性的亚裔文化现象，全球票房高达两亿三千九百万美金。但是比起Mei对荷花的纠正，这位高大帅气的亚裔男主角只是用白马王子的符号去纠正先前更负面的刻板印象。我能够理解荧幕上出现这个符号对于生活在美国的亚裔男性是多么重要，网上甚至有人说，《我的超豪男友》拯救了亚裔男性的性生活。可是，我也看到这部电影只是用俗套的剧情和单一维度的正面亚裔人物完成了敛财行为。这也成了近几年“政治正确”名义下荷里活片场的新型商业模式，用少数族裔阵容或者主角作为噱头去吸引这部分受众，借用Reddit上关于亚裔影视的讨论区一位激进的网友的评论：“这就是扔肉骨头喂狗！糟糕的是，我们这些狗总还忍不住去咬。”

国电影大师荷索 (Werner Herzog) 1982年的纪录片《梦想的负担》(Burden of Dreams)，之后的标题也都来自包括Sylvia Plath、卡夫卡、西蒙·波娃等作家的作品，而这些令人惊艳的标题插画都是韩裔画家崔大卫 (David Choe) 带领团队在不同风格画家的作品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的。《孙家兄弟》则随处可见塔伦天奴 (Quentin Tarantino) 以及高安兄弟 (Coen Brothers) “邪典电影”的影响，而音乐方面，和台湾流行音乐进行对话的是美国说唱音乐。

或许是因为我住在加州，我尤其钟爱《孙家兄弟》对洛杉矶的呈现。尽管如前所述，影片中自由美好的加州 (美国) 是作为家长制操控之下的台湾的对立面出现，但《孙家兄弟》也试图为美国文化做出新的定义：墨西哥美食，火锅，韩国干脆面，大学校园，夜总会，即兴表演俱乐部，韩式汗蒸……令Charles所感到自由快乐的美国必须建立在尊重不同文化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和《熊抱青春记》、《齷齪人生》、《奇异女侠玩救宇宙》都不同，《孙家兄弟》里的白人角色仅出现在电视机里的《大英烤焗大赛》(The British Baking Show) 里和即兴表演舞台上。

虽然《孙家兄弟》被取消了 (我不知道取消是否跟缺乏白人角色有关)，虽然亚裔美国影视的现实不够完美，但我们或许可以用十九世纪美国作家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的提醒来展望未来：“我们都见过一棵树的倒塌，但有谁见过一棵树的成长？”倘若我们把时间拉长，我们可以看到亚裔影视取得的进步，而现在的影视作品或许也像多年前的香港电影一样正在新一代亚裔电影人心里埋下种子，谁说这些种子有朝一日不会长成参天大树呢？

[# 华人离散](#) [# 美国社会](#) [# 华裔](#) [# 亚裔美国人](#)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

端傳媒的下一程，需要你的守護。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支持我們走下去，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點擊了解更多[會員計畫](#)